

在余东村遇到天真

□周晓枫

孤陋寡闻,我此前不知道衢州。

童话《小门牙》有幸获得春风童书奖,我当然欣喜。得知要去衢州领奖,我在网上查了地理位置和百科简介,知道位于浙江西部,是钱塘江上游的历史文化名城。孔子后裔世居于此,因此衢州和曲阜,有全国仅有的两座孔氏家庙。

假如没有当初的波澜不惊,就没有后来的喜出望外,仅仅几天时间,我和其他同行者一样迅速沦陷,爱上这个别称柯城的地方……对,就是南柯一梦的柯。作为知识介绍的衢州,和亲身体验的衢州是不一样的。我的童话讲述的是与梦境相关的故事;而置身衢州,如同进入一座现实中的梦境之城。

衢州鲜活生动。饭馆不叫饭馆,叫非物质文化小吃博物馆,不是噱头,还真是好吃,吃一顿没有吃够,再路过门口,竟感觉自己吃出依依不舍的留恋。夜市繁华,流光溢彩,难得的是,它的氛围既讲究又有烟火气。当街古戏台上每晚唱戏,是非遗的“西安高腔”。此西安又非彼西安,“西安高腔”形成于衢州,因衢州古称西安而得名。我路过,正看到断桥一幕,小青提剑对着颤抖的许仙灵魂拷问,白蛇则在爱情与友情之间苦苦周旋……感情自古就是高利贷,是要免除债务还是追加利息,谁能说得清楚呢?

颁奖典礼之后,要去衢州的余东村搞个儿童文学论坛。路途中我略感惆怅,因为想偷偷去非物质文化小吃博物馆,看看菜谱上还有什么需要补课的。但还是听从安排吧,说余东是“全国十大农民画村”,也是著名的宜居示范村和乡村美育居。不过,我不懂绘画,有时会偏见地怀疑“农民画”暗含艺术上的降级,就像“美女作家”能同时达到美女级别和作家水准比较稀少,这个称呼多数时候体现的,是专业上的宽容……其实说是立场上的马虎,也行。然而,就像鲜活的衢州让我大开眼界,我也没想到,一个画画又写诗的村庄能如此品味不俗,做到名副其实的“诗情画意”。

绘画随处可见,构图饱满、色彩奔放,风格无拘无束,烂漫而自由,有着孩童创作时那种干净的任性。整个村落,涌溢新鲜生动的气息,建筑和景致又带了几分失真的童话感,让人心生欢喜。

居民“白天拿锄头,晚上拿笔头”,其实我们习惯区分劳作和创作,好像一个靠近写实一个靠近写意,而两者融合才是美妙。在余东村,锄头不代表笨重的劳动,也象征对生活诗化的挖掘;笔头也不是花哨的工具,它蕴含来自土壤里根系的滋养。所以,这里的陶瓷、抱枕、包具、丝巾等等,琳琅满目的文创衍生品,无不结合着劳动与艺术的力量。

最初只是几位艺术家的下乡辅导,就像播下平凡的种粒;没想到,几年后就能报以蓬勃的花季。在余东村里转转,到处都舒适养眼。村口几位老人闲坐,请教之下,都是超出自己想象的高龄。其中一位九十岁的奶奶坐姿挺直,头发梳得爽利,眼神和表情,竟能看出孩子的好奇与老者的好看。交谈不多,就能感觉他们对陌生人的热情和善意。宣传中的宜居并非广告,处处都可以找到证明。

当我们谈起乡村,容易包含搅浑的

概念,比如把农村和田园混在一起说了。两者看似是一回事,其实说的不是一个地方。农村,意味着沉重的劳动负荷和不洁的卫生条件;田园,意味着轻松的闲适感和自然中的舒朗与清新……向往目标也好,理想生活也好,我们都是逃离前者的围困,隐逸到后者的保护里。多少人为之努力,像蝌蚪去掉尾巴,以另外一种样貌登临城市生活,又在碾磨般的压力下怀有无以归宿的乡愁。许多艺术家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希望讲究品质和调性,对农村的脏乱避之不及,对田园的仙隐趋之若鹜。在余东,美丽乡村并非想象,它就是可以同时享受劳动美好、艺术美妙的现实。

余东村有自己的LOGO和吉祥物,这个设计赢得了国际比赛的大奖……是一只吐着泡泡的小鲤鱼,可爱,也恰如其分,因为这里有如鱼得水的自在生活。在这里看风光、吃土菜、讨论儿童文学,我产生和逛衢州老街同样的感觉——沉浸与留恋。这些年游历过一些地方,有过锣鼓喧天的盛名之下不过尔尔的落差。包装时代,毛重与净重之别也能理解。在衢州市区和余东村,倒给人一种开盲盒、中大彩的惊喜。春风童书榜来衢州举办颁奖典礼,在余东村开展儿童文学论坛,匹配得恰到好处。没有比天真更为结实的基础;没有比天真更有孕育奇迹的可能。

美好的时间,流速显得很快。匆匆几日,我就得离开衢州返京了。准备走出酒店,我在玻璃转门上看到一只螽斯。是一只绿色的优草螽,纤细而玲珑,像昆虫里的精灵。它和我童话中描述的小门牙一样,有着棒棒糖那样的身高。它落在旋转门上,在那片辽阔、坚硬而不可撼动的透明上,似乎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阻隔。也许是被转晕,也许是它努力无效后的放弃,它长时间停滞,连发丝那般纤细的腿和触须都一动不动。

《小门牙》里写过梦精灵的遭遇,写过受困于酒店玻璃出不去了的情节,所以在我即将离开衢州的时候,恰巧遇到这一幕,让我恍惚。我返回前台,要了一个酒店信封。解救过程非常顺利,螽斯很快进入信封,让我意外的,是它那么纤弱,却有那么大的反抗气力。当我小心捏合纸页,向草丛走去,指尖感觉到它的折腾和蹬踏,远超我对一只昆虫的预想。

没等走到花园,螽斯从某个缝隙挣脱出来,有力扇动翅膀……我看到,自己胸腔的位置,升起一团浅色的雾。它经过一小段适应性的挣扎,经过一小段跌跌撞撞前飞且下坠的距离,之后它拉升高度,远超我颅顶的高度,并在这样的俯视中选择精确的方向,很快融入前方那片参差而丰富的绿植之中。

相信童话,就会遇到童话;心怀天真,老天真的眷顾。我像自己童话中的蝙蝠那样,因为解救一个小小的梦精灵而获得安慰,情不自禁,露出参差的牙和秘密的笑。

最谨慎的现实也不能做到万无一失,但最危险的梦境可以让我们安然无恙,并在最美好的梦境里见到万紫千红,走过万水千山。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万家灯火温暖……就让我们做天真的孩子吧,去发现世间的万物美妙。

衢州新梦

□左炫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衢州。在十五年前,在一个冬天,我曾经自苏州坐了五六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来衢州看我的大学同学。她当时在衢州的中学任教。时光丝滑,那时的记忆已经不清晰,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得,衢州在我心里留下了一团昏黄的光影。那时的衢州,是清冷的,道路、房屋,好像都带一层昏然的灰度。等到离开时,年轻时的我心里对我的同学很有些心疼,心疼她竟选了这样一处远离繁华而多见萧索的地方安放自己的青春年华。衢州,就和这一点心疼一起,成了我记忆中的片羽光影。

我没想到,十五年后的夏天,藉由春风童书奖在衢州的落地,我会有幸再次走进衢州,并被衢州给予的纷至沓来的新惊喜深深打动。

初至衢州,我们一行自北而来的客人被衢州的洁净与秀丽唤醒了眼睛。绿和白,是衢州的基本配色,一条衢江,一湾信安湖,又给衢州平添一股英气和一份稳重。自古江南多翠色,衢州的绿,是干干净净的绿,绿得不像是城市里的,倒像是在山间珍藏,于泉畔密隐的绿,带一点大大方方的娇憨,又自有一派闲淡自然的天真。它和诸多江南名城的姣丽与恬雅不同,它的美是不躲不藏,不羞怯不迂回,爽爽朗朗,一眼看上去便让人心里踏实的样子……就连走在人行道上的人们,也给人一种明亮的错觉。也许是他们脸上那种轻松自如的表情,或许是他们行走时那份不慌不忙的闲适。

这是衢州吗?十五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身上足以留下多少痕迹我不知道,但衢州让我看到,十五年,足以让一个城市如蝴蝶羽化般,从一个人的记忆里焕然脱出,破茧成诗,升腾为梦。

接下来的衢州之行,就是一次接一次的梦境穿行。

在天王塔地宫,我们于缘念之梦间穿行,词词句句,心念结花,都经由声光电的现代科技技术变得如纱,如雾,如月,如星,每一个转身都藏着一个定格的欣喜,每一次移步都伴着一变幻的乐趣。而天王塔的大佛灯光秀,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佛生万相,万相皆佛,是可以亲眼所见的。尤其是其中幻化而成的机甲佛,让人印象深刻。这就是新时代的艺术阐释,新时代的人文重构。

刚登上信安湖游船时,我们懵懵懂懂,纳闷为什么这艘船里四面都是墙,根本看不见外面。看不见外面,又怎么游湖呢?没想到,当船开始移动,四面墙不但变得透明,更化身为270度的全息投屏,绿水青山,夜市街景,孔子南宗在衢州的迁徙生衍之路就这样栩栩如生地与信安湖的湖水、山岛,与水亭门的城墙、台阶,与喷泉水幕、演艺舞者的表演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我一边与游船游人们一起发出声声惊叹,一边于南孔文化的史家文梦中穿行。待到下船时,真有步出信安湖,犹在远梦中的薰然之感。衢州是夜有雨,浙浙沥沥的雨如同一件梦之衣裳,将信安湖游湖夜包裹着,摇哄着,直让人沉醉其中。

在衢州水亭门行走,有白墙粉壁,耳边听到的是古戏台现场表演的西安高腔。声声戏韵,似一根珠线,将南孔爷爷的书房、邵永丰麻饼、天王塔、天妃宫、浸梦剧场、棋院,一个个都串了起来。而当我们进入《浸梦水亭门》的演出现场,一场真正的梦境开始了。这是一场沉浸的美梦,以保护孔子木像为线索,带领观众穿行于民国时的衢州街巷。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打开这场梦境的方式,每一种方式都将令人难忘。这就是梦境,是与衢州的山水、衢州的故事、衢州的人,一起浸润而生的衢州新梦。

晚潮专栏



陈骥

你写,我来发



看好文,写好文,来这里